

國教不可撤 原則需堅持

□南禮



「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昨日聲稱，如果特首梁振英不宣布完全撤銷國教指引、自我「引刀成一快」，將會再度動員支持者於十七日包圍政府總部。看到這則新聞，令人不禁莞爾。「大聯盟」大概以為自己代表了全港民意，自己的意見就是一切。實際上，這群被操縱不自知的馬前卒，正在以一種極端手段摧毀香港的自由價值觀。當前的國教科，既非必修，更無死線，只剩一個名不副其實的「空殼」，指引存在與否已無關宏旨。連如此寬鬆的情況也不放過，說明了什麼問題？

「大聯盟」不斷指責特區政府「捏造民意」，但極其諷刺的是，一個月以來的事實證明，不斷在捏造民意正是他們自己。那些善於聲淚俱下的政治演員們，以各種各樣的表演，嘩小眾以取大寵，號公益而圖私利。如果按「大聯盟」所稱，全港市民都反對國教科，為何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反對派陣營會以大敗收場？如果七百萬市民都像他們所說的那樣，是完全支

持「大聯盟的」主張，何以反對派在立法會的席位仍然是絕對少數？

可解一時之困 卻損長遠之利

昨日，該組織再藉立法會即將開會之際，向行政長官梁振英發出一份公開信，要求將於今日開會的推進國民教育委員會完全撤銷學科指引。信中不出意外地，又再以全港民意代表自居，而內容卻極盡搗搗之作之能事。一時「放軟身段」稱，撤回指引是「梁先生百日施政裡拿得最多掌聲的黃金機會」，意圖引人上鉤；一時又殺氣騰騰稱，不論政府是否撤銷指引，其教協成員、立法會議員葉某，都會在首次立法會上動議譴責政府以及要求教育局長下台。一軟一硬，虛偽之態盡矣。

顯而易見，什麼「拿得最多掌聲」的黃金機會，不過是反對派不斷進攻政府的黃金機會。對於特區政府來說，國民教育推進至今，迫於壓力至今已是一退再退，甚至淪為「可有可無」的地步。由今年七月一日至今的三個月，幾乎可以說是政府被反對派攻擊的三個月。說「從善如流」不過是正面一點，負面一點

則是「節節敗退」、「兵敗如山倒」。可想而知，縱使如「大聯盟」所願，特首梁振英宣布全面撤銷國教指引，其結果固然能解政府一時之困，但於根本大局無絲毫影響。試問，反對派對特區政府攻擊，會因撤指引而減少？對行政長官的質疑、批評，會因撤指引而完全消失？

只要不是政治傻瓜，都會明白當中的關係。事實上，「大聯盟」又豈會因此作出任何政治承諾？不是嗎？就在同一時間，又要在立法會開始譴責政府的動議，甚至是要迫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下台。從政治道德層面來講，這根本是將政府玩弄於股掌之上，答應也好、不答應也好，結果都一樣。其情況無異於，一個笑口吟吟的賊人，背後拿着一把刀，不論對方是否同意下場都一樣。

更為重要的是，執政者的根本政策不能偏失。特區政府要看清楚，此次「大聯盟」已不僅僅是要撤銷國民教育指引，而是意圖從根本上否定國民教育的重要性。

對普通學校來說，經過政府的再三讓步，國民教育該科已非必修、又無開課死線，指引的存在與否，已基本不存在任何「威脅」，早已消除絕大多數市民

的疑慮；但對「大聯盟」及其背後的政治勢力而言，指引具有一種強烈的政治象徵意義，即象徵香港在「一國兩制」憲制上的責任，象徵「國家」概念在香港的「合理化」；因此只有否定國教指引，才能阻止這種制度上的束約、阻止香港長遠的人心回歸，也才能確保美英的政治勢力在香港能獲得長久、取之不盡的支持力量來源。明乎於此，則所謂國教爭議，已非撤與不撤的關係，而是執政權能否掌控的問題。

落實「一國兩制」 考驗執政能力

在發出公開信的同時，「大聯盟」也向傳媒發出一篇「新聞稿」，看了更是加深市民的憂慮。當中稱：「嚴正要求梁振英果斷地宣布撤回國教指引，引刀成一快……」。什麼叫「引刀成一快」？是要梁振英「自刎」以政治自殺，還是要特區政府就地解散？而這句引自漢奸汪精衛的「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名句」，用來形容特首梁振英，到底是一種刻意的污辱，還是無知到不知所以的思維混亂？「大聯盟」的那些精英教師們，連如此基本的常識也不懂，又怎能令人相信背後的真正意圖？

那些習慣於鎂光燈照射的反國教「明星」們，請少一點矯揉造作，拿出勇氣面對真實的民意。他們大可以繼續靜坐包圍立法會，這是基本法規定下的自由，但國民教育絕不可能如他們所願，必定會繼續在香港開花結果。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長者生活津貼旨在扶貧

張建宗



本屆特區政府十分重視民生的工作，老年貧窮問題更是我們重點關心的其中一環。我們一方面需要研究長遠策略，另一方面認同政府應盡早為當前有經濟需要的長者加強支援。因此，行政長官於本年7月16日宣布增設每月2200元的「長者生活津貼」，讓有需要的長者，經過簡單的入息及資產申報後，可以領取。這亦履行了行政長官的競選政綱中的承諾。

計劃公布後，有些七十歲或以上的長者不明白為什麼要有入息及資產申報，甚至誤會政府要為難他們。首先，我們要明白「長者生活津貼」的定位，是在現有的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現時津貼額為1090元），以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現時長者受助人平均可獲發4710元）兩項計劃之間，加入新的長者的生活津貼。

旨在填補「夾縫」

我們明白現時本港部分長者，確實需要經濟支持。但畢竟生果金並非為解決長者經濟困難而設；而且亦沒有機制分辨哪些七十歲或以上的受惠人有較大經濟需要。至於綜援，則主要為協助面對經濟困難的家庭應付基本生活需要，對於一些想自給自足的長者未必適合。長者生活津貼的設立正是要填補當中這道夾縫，聚焦向本港65歲或以上有經濟需要的長者加強支援。

對於年滿70歲又有經濟需要的長者來說，新的長者生活津貼實際上是在綜援以外提供多一個選擇。經濟能力較好的長者當然可以維持現狀，無須申報入息和資產，繼續領取現時1090元的生果金。

簡而言之，長者生活津貼的申領資格是以申請人的經濟狀況作為主要考慮，因此有需要藉入息和資產申報以確認資格。

我們預計在推行第一年有超過40萬人領取長者生活津貼，若以整年計算，額外津貼開支約62億元。如以2012-13年度全年的預算政府經常開支作比較，新津貼會令政府經常福利開支由現時的440億元大幅增加14%至超過500億元，亦會令政府經常總開支增加2.3%，和使到經常福利開支佔政府經常總開支的比例從16.7%躍升至約18.6%。有關的額外承擔（未計津貼額的定期調整）到了翌年已經會增加2億至64億元。隨着本港人口急劇老化，新津貼的財政影響預計在十年內會大幅增加超過五成（即34億元）至約96億元。

社會上有聲音反對申報入息和資產，但若果所有年滿70歲的申請人不需設經濟狀況的限額，額外開支預計會隨即增加37億元至接近100億元。如果所有年滿65歲的申請人不需設經濟狀況的限額，則額外的開支更會增至約136億元。隨着高齡人口持續增加，日後的經常開支增長更會遠遠多於此數額。

任何新政策計劃的推行都要顧及政策的目標及其長遠影響和可持續性。最新的人口推算顯示，65歲或以上長者的人數在不出二十年後（2031年）會由現在的98萬人躍升逾倍至216萬人，至2041年更預測達到256萬人，屆時將佔香港人口三成。與此同時，香港的勞動人口將於大約2020年開始減少，納稅人口亦會隨之減少。新津貼於完全不考慮長者的經濟狀況，將無可避免帶來深遠和沉重的財政影響。人口老化亦會對本港福利和醫療系統構成重大挑戰，無論是病床、院舍或社區安老照顧服務的需求都會大幅增加。我們是否應該把有限的資源更聚焦、更有效地投放呢？

幫助四十萬長者

事實上，在2012-13年度，政府為長者提供社會保障、安老服務及醫護服務的預算開支約達435億元，佔政府經常開支約16.5%。政府會繼續加強各項非現金社會福利，例如獲大幅資助的醫療及福利服務，以至公營房屋等。剛於今年推出的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和將於明年推行的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便是近期的新歡。這些工作正穩步前行，會令更多長者受惠。

長者生活津貼需要設有經濟狀況限額，目的是要聚焦地向有需要的長者提供幫助，以能更貼切地應付社會上不斷轉變的需求。為簡化運作，讓有需要的長者盡早受惠，新津貼的申請資格會等同現時65至69歲長者申請的普通高齡津貼的規定。現時的規定是：申請人須年滿65歲並符合相關居港規定；單身長者每月入息不超過6660元、資產總值不超過18.6萬元；有配偶的長者夫婦合共每月入息不超過10520元、資產總值不超過28.1萬元，便可申請。值得注意的是，長者的自住物業和親友給予的款項是不用計算在內的。

我們計劃在新一屆立法會在本月（十月）中展開工作後，第一時間向福利事務委員會匯報新津貼的詳情，然後爭取在同月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以期新津貼可盡早於明年首季接受申請。若果撥款能夠在十月份內獲得通過，合資格長者將可獲發由今年十月一日起計的津貼。

我熱切盼望長者生活津貼能早日落實，讓四十多萬有經濟需要的長者生活過得好一些。

從國際法看釣魚島主權誰屬

□鄭海麟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日前在第67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中發言，企圖利用國際法來為日本挑起的領土和領海爭端辯解。但無論從國際法的哪個原則來看，包括「無主地先佔法」和「經緯線劃分法」原則，最終都會得出「中方對釣魚島擁有權利是無可剝奪的」這一強而有力的結論。



根據資料顯示，自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中日釣魚台之爭事起以來，日本聲稱擁有釣魚島主權的論據，大都出自1970年9月17日由琉球政府官方名義發表的《關於尖閣列島的領土權聲明》。之後，日本外務省根據該《聲明》的精神，於1972年3月8日發表《尖閣列島分明是日本領土》的官方見解，聲稱釣魚島領土權歸屬日本。《聲明》和《見解》出籠後，成為日本歷次官方發言人用以與中國交涉釣魚台主權的依據。因此，欲明中日釣魚島之爭，首先必須弄清楚日方的主張和論據。然而，儘管日方在申述自己的主張時提出許多理由和「證據」，但大致可歸結為兩點：（一）是無主地先佔法；（二）是經緯線劃分法。現將其略作分析如下：

一、無主地先佔法

日本最初提出擁有釣魚台領土權的理由是，該列嶼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之前為無人島即無主地，然後經日本「發現」（Discovery）並劃入版圖。其證據有四：

- （一）根據日人古賀辰四郎在明治17年（1884年）前後的踏訪報告，知為無人島。
 - （二）次年9月22日，政府派遣「出雲丸」前往實地調查，發現並無清朝管轄形跡，於是確定為「無主地」。
 - （三）提交閣議討論通過，由內閣密令沖繩縣知事建立國家標誌。
 - （四）明治29年（1896年）發布第十三號敕令，完成國內法上的編入措施，正式劃入版圖。
- 日方的四條「證據」一環扣一環，似乎頗合邏輯。但問題出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前，釣魚島是否屬於「無主地」。因為要適合國際法上的「先佔」原則，必須是「無主地」。而國際法定義的「無主地」，是指尚未被人以國家名義佔有的土地。無人島不等於無主地；無主地不必是無人島，如有土著居住，而為國際社會尚未承認為國家者，一樣視為無主地。日方在此把釣魚島定義為「無主地」，其一是將無人島等同於「無主地」；其二是「發現並無清朝管轄的形跡」（即建立國家標誌如地界之類）。
- 針對日方的「無主地」定義，中方可提出三點反駁，其證據有：

- （一）釣魚島為中國人最早發現、命名和使用（見1403年前後成書的《順風相送》），這已構成國際法上的「原始權利」（Inchoate title）。
 - （二）釣魚島早在明代已劃入中國行政管轄區域，歸福建省管轄（見1562年出版的《籌海圖編》），這已適合國際法中關於海岸國的主權是一種「管制」（Control）的定義，即已構成對釣魚島的領有主權。
 - （三）中國對釣魚台的領土權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已被國際公認，有日本、法國、英國、美國、西班牙等國家出版的地圖為證。
- 根據以上三條理由，日方的「無主地」定義不能成立。

二、經緯線劃界法

日本提出擁有釣魚台領土權的另一理由是，該列嶼在日本的經緯度內。其證據是美國琉球民政府於1953年12月25日發的《琉球列島的地理境界》（即二十七號命令），所劃定的範圍包括從北緯二十四度至二十八度；東經一百二十二度至一百三十三度之內的琉球群島，而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正好在經緯度內。因此，釣魚島無疑屬日本領土不可分割的部分。

- 查日方的經緯線劃分法，是根據國際法及國際間有關兩國邊界劃分的慣例，一般有四條標準：
- （一）地文疆界，一般以自然地理實體作劃界標準。
 - （二）天文疆界，界線與地圖經緯線脛合。
 - （三）幾何疆界，指從邊界線上某一固定點到另一固定點劃一直線為界。
 - （四）人類地理疆界，如民族疆界依民族分布劃分，宗教疆界按居民宗教信仰確立，強權疆界由戰爭和實力確定等。
- 根據以上四條標準，日方的論據適合（二）天文疆界；（三）幾何疆界的劃分法，即先劃定經緯度範圍，然後用幾何法切割之。這種劃分法似乎也適合國際間的某些標準，但它忽視了最重要的一條，即（一）地文疆界法，這條疆界劃分法乃是根據地理上的統一和歷史上的形成作為標準。另外，根據《奧本海國際法》，這種天文疆界和幾何疆界的劃分法，只適用於菲律賓、印尼、斐濟和巴哈馬等幾個遠洋群島國，並且有一定的限制條件，即按這種劃分法劃入「群島基線」內的「這種島嶼、水域和其他自然地形在本質上構成一個地理、經濟和政

香港政治「極端化」的憂思

□周八駿



10月5日，劉炳章先生在「香港營」發表《誰在抽過難者的水？》，不無憤慨地批評：「南丫島海難令人久久不能平復，面對這樣的慘劇，感到悲傷相信是正常不過的情緒。有些人第一時間想到的不是關切事件，也不是施以援手，而是視慘劇為攻擊政府的工具，令人心情更覺沉重。」他替行政長官抱屈：「梁振英不去醫院，會被人批評『冷血』，去了醫院，又會被指『抽水』，真是左右做人難。」劉先生質問：「是不是只問立場就可以不顧做人的基本底線？」換一個角度看，他是在拷問「政治的品質」。

「政治的品質」與人類社會其他活動的品質至少有一個共同點即講究實事求是。關於政治領域的實事求是，不失為一個大課題，本文不可能展開來談。這裡談兩點：一是政治人物的言行必須誠實，一是評論政治人物的言行必須誠實。

無論外國競選還是香港最近行政長官競選，人們都十分重視候選人的言行是否誠實。一位政治人物幾十年前發表的言論或做的事情，會被揭發而證明其是否在同一個重要的公共政策議題上言行一貫；倘若發生過動搖或轉變，就會被質疑政治誠信。

能言善辯的奧巴馬在第一場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中的表現失態後，翌日立即發起反擊，形容前晚與其舌戰的並非「真正的羅姆尼」，舉出一連串例子諷刺羅姆尼在辯論上「大話連篇」。

中的表現失態後，翌日立即發起反擊，形容前晚與其舌戰的並非「真正的羅姆尼」，舉出一連串例子諷刺羅姆尼在辯論上「大話連篇」。

「民粹」政治損長遠利益

劉炳章質疑「是不是只問立場就可以不顧做人的基本底線？」也就是質疑作為政治人物是否誠實。

在10月1日重大海難事件發生後，不僅反對派政治團體、政治人物競相表演，而且，親反對派的政治評論也競相表演。這樣的情形不是突然發生的，香港政治評論或輿論，早已司空見慣欠誠實的現象。本港有一位「名嘴」，在他的一個文字評論的專欄中，先是在今年6月22日以《梁振英不應加劇中港矛盾》為題撰文指責「身為候任特首，又是愛國愛港力量的代表，梁振英不單沒有着力紓緩兩地人民之間的內部矛盾，為潛在的族群衝突降溫，反而變悍然宣布明年私家醫院將接收內地來港產子的『雙非』孕婦，並誓言不保證『雙非』孕婦在港出生的子女享有居留權後；又公開聲稱要為『自由行』設限，不希望增加內地訪港的遊客，卻不忘功利主義地補充說，倘若本港經濟轉差，則會要求中央將『自由行』計劃擴展至更多內地城市。」

讀上述文字，那位「名嘴」儼然堅定地支持香港經濟與內地經濟融合。但是，到了9月26日，他在同一專欄以《林鄭月娥力撐深港融合》為題撰文指責林鄭月娥在處理開拓新界東北的問題上，「大搞分化，

首先利誘原居民，準備動用公帑高價收購」，「現在見詳情洶湧，又揚言會向非原居民賠償，實行利誘，目的就是要把孤非新界居民的民運分子和關心香港未來前途、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的廣大市民。」

短短3個月，究竟是一屆特區政府同時犯下了既「加劇中港矛盾」又「力撐深港融合」的「錯誤」，抑或有人隨心所欲地攻擊？事實是最好的評判。

政治缺誠信阻民主發展

大體上，香港政治民粹化是反映香港社會基本矛盾即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以至階級對立加劇；香港政治以反對派為代表缺乏誠信則是反映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即愛國愛港與「拒中抗共」兩大陣營的對立加劇。

無論決定國民教育設科還是在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公眾諮詢大部分日子，反對派政治團體、政治人物都沒有提出強烈的異議，甚至，一些反對派代表人物在立法會審議這兩個議題時，都曾發表支持甚至讚許的言論。但是，到了最近一、二個月，在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愈急惡化的背景下，反對派政治團體、政治人物都做了「一百八十度急轉彎」。他們「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視政治為兒戲。

香港政治存在着以反對派為代表的政治人物和政治評論缺乏誠信的弊病，是香港發展政治民主的嚴重障礙。如果在政治民粹化和政治缺乏誠信條件下實行普遍選，那麼，政治民粹化和政治缺乏誠信勢將極端化而呈現無政府狀態。作者為資深評論員